



【张楚廷教育文集】⑬

人怎样变得更智慧

张楚廷著

REN ZEN YANG BIANDE GENG ZHIHUI

有多少人是智慧的呢？我估计大约是百分
如果内外部条件好，这个比例可以提高。
人怎样能变得更智慧呢？究竟与哪些条件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楚廷教育文集】⑬

人怎样变得更智慧

REN ZEN YANG BIANDE GENG ZHIHUI

张楚廷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怎样变得更智慧 / 张楚廷著.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8

(张楚廷教育文集)
ISBN 978-7-5621-7982-5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社会科学-通俗读物
IV. ①C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007 号

【张楚廷教育文集】^{③③}

人怎样变得更智慧

张楚廷 著

责任编辑：鲁艺

封面设计：尚品视觉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30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1 月 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621-7982-5

定 价：38.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我的教育文集已出版了 20 卷，其中包含了 50 多本著作，每卷都不止一本著作，故篇幅都比较大。从第 21 卷起，将不再搞那种大部头了，不必太沉了。

第 21 卷之后的各卷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那里有我的好朋友靳玉乐，又有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以及责任编辑的支持。

在这个总序里，恐怕不宜一卷一卷地介绍了，我就做一点概括的举例式的说明吧。

第 21 卷的书名是《思想的流淌》。就这个书名，我曾与周成名教授讨论过。当初，曾取名《流淌着的思想》，他说这个名字长了点，于是我就改为《思想的流淌》。他又说，就叫作《流淌》吧，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本文学著作的书名。

顾名思义，《思想的流淌》写的是思想，主要是我本人的思想，又主要是教育思想。由于一辈子从事教育，我的思想很难离开教育背景，何况，这个背景也足够宽广，不是一泻千里、笔直流下来的，而是弯弯曲曲、波浪起伏的。

读过我的电子稿的学者说，这是一部思想传记。但我没打算写传记，即使是思想传记也不会去写。我的《思想的流淌》并不是按时间顺序顺水而下的。

辛继湘博士在读完了此书的电子稿后，说书中有 3409 个“人”字，还有数以千计的问号。她从统计的角度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本书是写人的，不仅仅是写我一个人；第二，学问是由问题引出的，众多的问题被发现、被提出，又被做某种阐述和回答，这就是学问，就可构成一本相关的著作。

不只是这一本书，我的著作很多研究生都读过，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每一本都通篇见人。至于我自己，是情不自禁地一直写着人。我相信，谁也不可能把“人是什么”完全写清楚。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题目。但是，似乎如此渺茫的课题，却总是有人做着，不指望找到终极答案，却准备永远地做下去。其中，或许有人，特别是某些哲学家很可能认为自己找到了最终答案。这是哲学家们的性格，他们相信终极的结论就在他们笔下。

我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哲思，但称得上哲学的共有十本。除了《课程与教学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通论》这四本是以教育为背景外，另有《哲学是什么》《哲学原理》《人哲学》《人是美的存在》《人论》《论我》等6本。

尽管有人称我为哲学家，但我真的认为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做到“家”，我还不是哲学家。因而，我也不可能像某些哲学家那样认为自己已经把人的问题全都说清楚了。我只是在这一永恒题目面前将永远走下去的人之一。

《人是美的存在》是我多年想写的一个题目，现在总算如愿了。可惜，我的美学修养还不够，也就还不足以把这个题目写好，只能是尽我所能吧。

《人论》是近几年来一直酝酿着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现在终于也写成了。

从某个角度看，我的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国学者写过的，我也写，当然我力求写得不同；第二类是外国学者写过的，作为中国学术工作者，我想站在更高处做同类学问；第三种情形是中外学者都没写过的，我也写了一点，例如课程哲学。对于第二类，如高等教育哲学，我已经做得比美国学者更深入了，而在中国尚无其他人做。

如果以已出版的著作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在一个学科领域里有过研究的话，那么，我在8个领域里活动过、研究过。这8个领域分别是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学、文学、体育学、高等教育学。我的诗集已出版了4本，至少还会出几本，这大概属于文学吧。我的著作《体育与人》属于体育学，涉及广泛的体育项目以及运动员等。

在各卷之中，都会有前言或序，分别做更具体的介绍，这里仅仅是概括地叙述一下。

我不能再三地感谢给了许多帮助的曾力平、柏才丽。他们大大加速了出版的进程，节省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让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在这些著作出版时，我尤其怀念我的父母，怀念他们无限的恩惠，我亦谨以这些著作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我的《漫漫人生路》以及其他篇章中，都叙述过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从父母到我们的先祖，再到我们的民族，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我向他们鞠躬、叩头、跪拜，用我的无限虔诚与奋发努力来感恩上天和大地。

不少研究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帮助过我，如校对之类。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还有众多的学界好友给过我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在我心间，故我在人间。”这一信条，是我全部生活之所依，当然也构成我读书、教书、写书的动力源泉。

张楚廷

2014年11月5日

前言

汉语词典上对聪明和智慧的解释相差不多。如果两者差不多，那么走向智慧与走向聪明也就差不多了。然而，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在我看来，除了极少的智障者外，都是聪明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是聪明的。但聪明的人之中大约只有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走到了智慧的。

这里，确有一个对智慧这一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古希腊人，如亚里士多德把哲学、智慧、神话当作是一回事。如此，到达智慧应是在不同程度上走进哲学了。哲学又叫做智慧之学。故而，走向智慧与走向哲学是一回事，只看走了有多远。

如何走向哲学、如何走向智慧，对于不同的人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当然，我们只能就一些共同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已十分不简单，我们用一本书的论述来阐释。

我也抱着一种深切的愿望，愿更多的人走向智慧；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理论兴趣、哲学兴趣。小则，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品质；中则，关系到一个单位、一所学校的水平与兴旺；大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全面繁荣。对于这一点，中外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事实可以证明，逻辑也可以说明：智慧的状况与事业成功的状况是相当的。

管理者需要管理智慧，商人需要经营智慧，军人需要军事智慧，文艺工作者需要艺术智慧，银行家们需要金融智慧，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有大智大慧，教育智慧、教学智慧。所有走向成功的人，都需要靠近智慧、走向智慧。

我怀着一种深切的愿望写这一本书。敬请各位智者批评、指教。

目 录

一个估计	/ 001
希腊人的智慧	/ 003
哲学与数学	/ 007
事关重大	/ 010
必要的检讨	/ 014
智慧之匙	/ 017
专说德国	/ 021
智慧是什么	/ 025
功利问题	/ 029
苦难与智慧	/ 033
智慧的磨砺	/ 038
观念与方法	/ 042
智慧的类别	/ 046
人文科学	/ 050
学会学习	/ 054
史学的意义	/ 057
学会关心	/ 060
学会关心（续）	/ 063
思维的智慧	/ 068
勤奋出天才吗	/ 072
身内之物	/ 076
美与智慧	/ 081
人是美的存在	/ 085
幽默与诙谐	/ 089
语言的作用	/ 093

关于对话	/ 097
哲学的大变革	/ 101
《人论》之后	/ 105
教育智慧	/ 109
教育哲学	/ 112
公理方法	/ 116
理想主义	/ 119
创造从何开始	/ 123
音乐与智慧	/ 126
理性与激情	/ 129
崇尚感性意味着什么	/ 134
怀疑主义	/ 139
自信与自疑	/ 143
个人主义问题	/ 148
猜想的定义	/ 154
教育美学	/ 158
论教师智慧	/ 165
关于管理智慧	/ 171
智慧障碍	/ 177
我的人主义	/ 180
生命哲学	/ 185
学术生涯	/ 190
做人的智慧	/ 196
唯美主义	/ 200
闲聊	/ 205
论批判	/ 209
论私有	/ 213
论睡眠	/ 217
元智慧问题	/ 220

一个估计

我常有一个估计，正常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聪明的，只有个别可能例外。这个估计基于对人的一种信仰，凡人必有思想，凡思想者必走向聪明。聪明有其必然性，这也是人的天性：人天性聪明。

并且这种聪明与文化程度基本无关。在文盲中，一样可以看到聪明的人，凡人皆聪明。

有多少人是智慧的呢？我估计大约是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如果内外部条件好，这个比例可以提高。究竟与哪些条件有关？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甚至是我们要探讨的主要问题，由此而进一步知晓和研究其他事项。

我的另一项估计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是天才。何以为天才？大约是其智慧达到了令人不解的地步。这样说，可能不够确切。“令人不解”是指令什么人不解呢？令所有的人，还是令一部分人不解呢？还是令他本人不解呢？

什么是天才？钱学森是天才，吴文俊、华罗庚、陈景润是天才，孔老先生是天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是天才；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是天才。

这好像只是在说“什么是天才”，并没有说明白“天才是什么”。按我们的估计，天才就是更聪明的人，也是更智慧的人。然而，还是没有把“天才是什么”说清楚。古往今来的人有多少？现今在世的人大约六七十亿吧。古往今来多少亿？当有千亿以上吧？如果千分之一是天才，那就有一亿天才了。

有一亿个天才吗？有一千万个吗？如果有一千万个天才，那也只有众人的万分之一，所以我们说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是天才，当有足够的把握。

然而，这仍然只是一个估计，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估计还是靠谱的。

天才如此稀罕，能否培养出来？如果能够的话，就可以去提高天才的比

例了。可是，从字面上看，天才乃天生之才，怎么去培养？如果人可以变成人才，也就可以讨论“怎样变成天才”的题目了。但这似乎是“天生的”结论让我们无从讨论。所以还是只讨论“怎样变得更智慧”的问题，这可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亦是比较有意义的问题：让智慧的人更多一些。

以上的估计都涉及对聪明、智慧、天才的比较明确的理解。当然，我本人是有一个理解的，否则，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估计呢？否则，“怎样变得更智慧”的问题，讨论起来也缺乏明确的前提。概念本身没搞清楚，其他推理也就说不上了。

希腊人的智慧

从上面所说的估计来看，我是把智慧看得高于聪明的。达到智慧的，是聪明人中的一部分；很聪明的人大概就达到智慧了。这只是个人的一种说法、一种看法，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这样看。有关的词典的解说就有所不同了。

汉语词典说，聪明就是“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智力发达”，但也就是记忆力强、理解力强而已。

智慧是什么呢？词典说：那就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这里说到的“发明”，算不算高于聪明了呢？对于聪明的界说中有“智力发达”，如果真的是“智力发达”，那应当也有“发明创造”，这样看来，“智慧”似乎也没比“聪明”高到哪里去。

关于聪明，如果仅指记忆和理解，就只是一般情形了。记忆不过是能记下一些事情，说聪明就不必了；至于理解，也就是别人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自己弄明白了、理解了。记忆的东西是别人的，理解的东西也是别人的；没有自己的东西，何必说聪明呢？只是记忆和理解，能称得上“智力发达”吗？

关于智慧，如果仅指“辨析判断”，那多半也是对他人之言进行分析、进行判断，还不是自己的；如果还包括了“发明创造”，这应当是高一点了。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点两点发明创造的。厨师就可以发明创造一两样新菜肴；家庭主妇也可以搞一点小发明。这样看来，智慧也不过如此。

根据词典的解说，是聪明比智慧高，还是后者更高呢？聪明包括了“智力发达”，不比“发明创造”差吧？“发明创造”又不比“记忆和理解”差吧？不分伯仲吧？

词典关于聪明与智慧的解说，相比而言，对“聪明”还沾了边，勉强说得过去；对“智慧”实在还没说到边。既然是作比较，我们对智慧有必要多说两句。

词典对智慧只说到了发明，可是，究竟是发明需要智慧，还是发现更需

要？我曾问过一位院士：“是爱迪生更伟大，还是牛顿更伟大？”他即答：“都伟大。”他回避了一个“更”字，回避了比较。我绝非考问，聊聊而已，他既然避开了，也不必勉强再议了。

过了两天，他说开了：“张校长，还是牛顿更伟大。不好意思，我多少觉得问题有点突如其来。”为什么牛顿更伟大呢？原因就在于，牛顿是发现，而爱迪生是发明。爱迪生的发明很了不起，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的工作属于技术性，技术的东西将被一代一代的新技术所替代；然而，牛顿的发现属于原理性，至今，大学生还要学习牛顿的数学和力学，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了。一般来说，原理性的东西较之技术性的东西，更具生命力。

当那位院士在隔了几天后说“牛顿更伟大”，我就可以更随意地跟他聊天了，于是又问：“是牛顿更伟大，还是亚里士多德更伟大？”此刻，他不回避了，迅速作答：“亚里士多德更伟大。”区别在哪里呢？牛顿的学说是自然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哲学。牛顿的数学也可充当哲学，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是“充当”，而本就是哲学。

数学与哲学确有很多相通、相同之处，不然，怎么会以数学充当哲学呢？“近代思想家虽说是为了其他事物而作数学研究，却把数学充当哲学。”^①数学与哲学最早出现在希腊，这一事实亦非偶然；此后，哲学家与数学家兼于一身的情形延续了两千多年，从牛顿、笛卡儿、莱布尼茨到20世纪的罗素、怀特海等人，皆为如此。

为什么数学可以充当哲学？为什么哲学家与数学家常兼于一身？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更伟大？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具普遍性和永恒性？在把哲学与数学的相似之处做一番分析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更方便一些了。

哲学与数学都来源于人的心灵。

有人说，数学，最早是几何学，来源于测量。尼罗河水经常泛滥，水灾过后就要进行再测量，测来测去，几何学就出来了。黄河也常泛滥，也需要测量，为什么没有测出几何学来？我们有零星的几何知识，却没有几何学，这个“学”字怎么测得出来？希腊人的几何公理是测出来的吗？全世界可能有测量的地方很多，不只是中国，为什么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和理论只出现在希腊？

为什么几何学最早出现在希腊？这绝非偶然。几何的最伟大成果是它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9.

的公理化方法，这种方法体现的是寻根究底的精神，而这正是哲学的精神。故而，亦正是由具有这种精神的希腊人，同时孕育出了哲学和几何学，并贡献给全世界。

为什么希腊人能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呢？这就是神话，希腊神话的一部分。希腊人把哲学奉献给了全世界，又以《几何原本》的数百个版本，影响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中学时所学的几何，就来源于古希腊。当然，今日人类最盛大的聚会——奥运会也源于希腊奥林匹亚。

公理化方法所体现的是哲学精神，而它本身则可以被认为是哲学的实际代表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何学不仅作为范本影响了全世界的青少年，而且这种方法流传到各个领域。公理乃公认之理，各个学科领域都寻求这类公认之理。

几何公理出现后，其中的第五条，即平行公理所受到的怀疑最多。怀疑集中在：它是否为独立的一条公理？是否可由其他公理推导出来？具体的问题是：过直线外一点真的能作且只能作一条平行线吗？问题尤其集中在“只能”二字上。

后来，有一位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契夫斯基认为，可以作多条平行线。原有的几何被称为欧氏几何，与欧几里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罗巴契夫斯基的则被称为非欧几何。这种几何并非推翻了原有的欧氏几何，而是补充了原有几何，它同样是独立的几何学。这是几何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化。

再后来，有一位德国数学家，天才的黎曼，他又提出，建立在已知直线外没有任何一条直线与之平行。它同样成了一门独立的几何学，即另一种非欧几何，又称黎曼几何。罗氏几何与黎曼几何都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罗氏几何稍早。

几何公理产生了两千多年之后，让人们未能预想到的是，仅仅由于对其平行公理的讨论，导致了两种新的几何学的诞生，充分显示了公理化方法的力量。这种似乎从理论到理论的纯心灵活动，竟能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威力。

人们在惊叹的同时，在各个领域分别寻找了自己的公理体系。更早，牛顿就将他的力学建立在自己的公理上了，具体表述则是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由此即可演绎出绝对空间的所有力学原理。牛顿受益于希腊人，力学受益于几何学。牛顿力学可谓近代以来仿效公理方法取得的第一项伟大成果，此乃希腊公理方法之果，亦为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之果。而公理方法的遍地开花，则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

数学自身的各个学科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理。1899年，意大利人皮亚诺把关于数的理论也建立在了公理之上。被认为是难以公理方法展开的概率论，也建立了自己的公理系统，只是晚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数学家柯尔莫格罗夫于1933年建立了概率论的公理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苏联对知识分子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也因如此，才会有柯尔莫格罗夫这样的数学巨星的出现，才有当年莫斯科大学的诸多辉煌的产生。

因为讨论智慧问题，而联想到数学与哲学；因为涉及哲学与数学，故而联系到了希腊；因为同时想到哲学与数学，为此需对两者进行必要的比较。

于是，我们也看到了，词典对“聪明”与“智慧”的解说，都无法用以说明数学与哲学跟“智慧”与“聪明”是什么关系，在词典所言之聪明与智慧之下，能有哲学与数学吗？

哲学与数学

哲学与数学的共同点，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它们同来自人的心灵；具体而言，来自希腊，来自善思善想的希腊人的心灵，来自一个神话辈出的国度。我们的词典没有可能来解释这种现象，但在那些哲学日益发达起来了的地方，能够解释。

我们来说哲学与数学的第二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理性判断都是自我完成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实践检验真理”，对哲学与数学都用不上；用得上的可能是政治生活领域。一项政策或原理、原则是否正确，当由实际生活来检验。然而，数学与哲学不是这样的。它们是由什么、依据什么来检验的呢？我们以哲学为例先作说明。

它的真理性之所以是自我完成的，标准仅仅在于，它的体系内是和谐的，没有矛盾的。换句话说，哲学与数学最在乎的或只在乎的，是能自圆其说。

黑格尔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而且哲学的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的过程里，转变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到达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它自身之时……简言之，达到概念的概念，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就是哲学这一科学唯一的目的、工作的目标。”^①

数学说得也很明白，对一个体系所要求的，就是三点：相容性、独立性、完备性。所谓相容性，即指体系内无矛盾，无彼此冲突的概念和命题，亦即在没有矛盾的前提下完成全部的论述。这也就是自己满足自己，自己回到自己。

哲学与数学的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来自人的心灵。第二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自我完成的，由自身的体系来完成的，亦即在心灵里完成。第三个共同点是，它们都首先来自智慧的希腊人。可能正是第三点，决定了第

^① [德]黑格尔. 小逻辑 [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9.

一和第二这两个共同点。第四个共同点是，它们都不是为实际用途而产生的。这与第一个共同点有关。因而，它们并不接受其他什么实际的检验，它们只需自己检验自己。

“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实用，但任何学术并不比哲学为更佳。”^①什么叫“更佳”呢？那就是智慧。“为这门艺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②古希腊人正是把哲学视为智慧之学、爱智之学的。

许多人不喜欢数学，但数学又如此重要，所以美国人以一个口号式的说法表达一种愿望：让人们喜爱数学。如果已经很多人喜爱了，这个口号就没什么意义了。法国人不需要这个口号，因为数学已经成为他们的国学。

美国人意识到数学的重要，才提出了那样一个号召。但法国人不需要这种号召，当然，在古希腊，也不需要这个号召，他们好像本就是为哲学和数学而生的。陈省身是一位数学大师，他非常希望中国能成为数学大国。但若要成为事实上的数学大国和数学强国，这便成为与文化有关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今日世界上的数学强国，就是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还有以色列。看看这个名单，再想想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就会想到，数学的发达意味着什么；就会想到，数学的事业与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其他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会想到，为什么陈省身一类的大师盼望中国能成为数学强国；也会想到，数学与智慧的关系该有多么密切。

与很多人不喜欢数学相比，如果很多人不喜欢哲学，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不喜欢数学已足够严重了，为什么说不喜欢哲学，问题就更严重呢？毕竟，哲学较之数学是更直接与智慧有关的。数学与一个民族的强大有关，哲学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对于一所大学如此，对于每个个人也如此。

如果说，自古希腊以来，直至19世纪，哲学家与数学家常常是兼于一身的，到了20世纪以后，兼于一身就困难了，仅仅成为数学家或仅仅成为哲学家，都已十分不易。然而，在今日之大学里，凡学哲学的，必须修读数学；凡学数学的，必须修读哲学。作为“家”，二者难以兼得，而成为某一方面的“家”已十分可贵了，想求全属不易，但作为“学”，则需二者兼修。

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哲学与数学的第五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无用之大用的学问。它们虽然都来自人的心灵，而后产生的用途，其广泛与深刻，都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6.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